



叶辛长篇小说精品典藏

Ye Xin Changpian Xiaoshuo
Jingpin Diancang

客过亭

KE GUO TING

叶辛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Ye Xin Changpian Xiaoshuo
Jingpin Diancang

叶辛长篇小说精品典藏

客过亭

KE GUO TING



叶辛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客过亭/叶辛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7.4(2017.8重印)

(叶辛长篇小说精品典藏)

ISBN 978-7-5396-5900-8

I. ①客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8665号

出版人:朱寒冬

选题策划:朱寒冬 岑杰

责任编辑:汪爱武

装帧设计:丁明 褚琦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 63533889

印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710×1010 1/16 印张:13 字数:300千字

版次: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2次印刷

定价:38.00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叶辛, 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国际笔会中国笔会副主席、上海文联副主席、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著名作家。曾担任第六届、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,《山花》《海上文坛》等杂志主编。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《孽债》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,曾引起全国轰动,成为中国电视剧的杰出代表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《家教》《孽债》《三年五载》《恐惧的飓风》《在醒来的土地上》《华都》《缠溪之恋》《客过亭》等。另有“叶辛代表作系列”三卷本、“当代名家精品”六卷本、“叶辛新世纪文萃”三卷本等。短篇小说《塌方》获国际青年优秀作品一等奖,由本人担任编剧的电视连续剧《蹉跎岁月》《孽债》《家教》均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。

序

这是一群我的同时代的伙伴。

他们出身不同,心性相异,青春时期各有属于自己的追求和理想。他们曾经虔诚,曾经盲目,也曾经狂热地顺应时代……我想通过这些伙伴们的一次重返第二故乡之旅,以沉静平和的心态与宽广的胸怀,思索整整一代人的信仰和爱,追索他们曾经的往事和错误,回忆他们有过的希冀和欲望。透过他们色彩斑斓的命运和各自背上的心灵重负,写出的是逝去年代的至诚至愚、至真至悲;写出的是逝去年代里生命轨迹中的尴尬和无奈;写出的是共和国一代同龄人的生活现状及对人生、命运、爱情、历史、社会的诘问。凝聚绽放出的是生命之本色:激奋而不免多舛的命运,艰辛而又奇崛的心灵。经历了一番洗礼般的轮回,当他们重逢于目睹了无数历史风云变幻的客过亭上时,他们在殊途同归的人生之路上,终于明白:再绚烂辉煌的东西都会输给无情的时间,从而寻找到了生命的真谛。

是小提琴演奏的曲子，小夜曲，舒缓而又幽远，似在倾诉衷肠。

这氛围，更显出离喧嚣小区不远的咖啡厅里的安静。

汪人龙和同来的沈迅凤都没想到，约他们见面的钱洁会不让他俩进家门，而把他俩挡在小区外，到上岛咖啡来会面。两人更没想到的是，钱洁是瞒着丈夫方一飞，替方一飞来求汪人龙的。

“听说你在邀约人，同回当年的山乡故地重游？”钱洁直截了当地问汪人龙。

“故地重游？”汪人龙不觉一怔。这可不是他的本意，不过他不想解释，人家要这么理解，就让她这么理解罢。“你们也想去？”

“我倒真想回去看看，不过去不成啊！”钱洁脸上显出一缕苦涩的笑，“桂山上的客过亭，桂山下淌着清溪的大田坝，方一飞在昏睡中都在念叨。”

汪人龙猜测着钱洁约他来的意图：“那么……”

“是想托你回去时替方一飞找个人，叫蒙香丽的……”

“女的？”

“方一飞初恋的情妹。”钱洁语速极快地说着，眼光带一点不安地掠了汪人龙和沈迅凤两眼，又飞快地移开，放低了一点声气说，“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初恋，他们两个连手都不曾拉过。只是，只是心头有那种感觉，只不过这感觉盘踞在方一飞心中，三十多年了！他没几天可活了，当着我面说出这段情事，我……我、我寻思让他走之前……”

钱洁的话一句比一句说得快，终于还是没把全部意思说完，眼泪夺眶而出，滴落下来，有几滴落在她跟前的咖啡杯中。

汪人龙和沈迅凤交换了一下眼神。沈迅凤轻言细语地用善解人意的口吻劝得钱洁平静下来，终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。

方一飞患的是肺癌晚期，一经确诊，医生就宣称，他最多只能活三个月了，癌细胞已经扩散，在体内四处乱窜，医生说动手术没多大意义。背着方一飞，医生对钱洁明确地说，像方一飞这种情况，一般来说只有一个月可活，现在这年头，钱多就多活几天，钱少的话……言外之意是十分明确的，另外那两个月的时间能不能活，就看家中的经济条件了。钱洁和方一飞都是老知青，方一飞病之前，钱洁买断了工龄，只等到了退休年龄领退休工资。方一飞一病，家里经济条件更差了，哪来的钱维持后两个月的生命。真实的病情虽然瞒着方一飞，跟他说只是严重的肺病，发现得晚，故而来势凶猛，他本人的感觉却是一天不如一天，经常从早到晚水米不进，只能靠输液维持。可能真是他从自身的感受体验，认识到自己来日无多了，他突然就会对钱洁说及插队落户时与蒙香丽的初恋，并且愧疚地说到当年为了回上海顶替，狠心地对一往情深的蒙香丽不辞而别。蒙香丽托迟归的知青给方一飞捎过口讯，让方一飞给她去信，他只顾自己忙于办理顶替手续，而没给蒙香丽捎去只言片语。

看到方一飞泪流满面悔不当初讲起这段往事，钱洁心头泛起一丝醋意的同时也对方一飞的负疚表示理解和同情。特别是听与方一飞同在客过亭山脚下插队的男女知青们提及，他俩当年的恋情纯粹是那种心照不宣的交往，互相之间连手也没拉过时，钱洁更觉难能可贵，在今天看来简直犹如童话里的故事。于是她萌生了让方一飞临终之前和蒙香丽见上一面的念头。

一周前，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的聚会中，听说汪人龙在邀约老知青重回第二故乡，同游客过亭景区，她就打听来他的手机号码，贸然给汪人龙打了电话，说有一事相求，希望汪人龙能到她家中小坐。

知青聚会时钱洁是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方一飞去的，当年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桂山地区上海知青们，纷纷在聚会上说起方一飞的病，说及他家的穷困潦倒。“造孽”，汪人龙印象很深，他心中猜测，这一双家境贫寒的老知青，一定是在经济上有求于自己。在答应前来拜访的同时，他在心中也做了资助他俩的一点盘算。

谁知汪人龙和自己的助理沈迅凤驾着车快到方一飞居住的小区时，钱洁在

电话里请他俩到离小区大门不远的上岛咖啡来坐，汪人龙的语气中稍一露出不懈时，钱洁推说家中太简陋，女儿在备战高考，方一飞呢输完液刚躺下，还是在咖啡厅说话方便。更没想到的是，钱洁并不是在经济上有求于汪人龙，而是提出了请汪人龙寻找丈夫当年初恋情人的要求。

小夜曲依然幽幽传来。汪人龙转动着咖啡杯子，问出了一句：“你这么做，一飞……方一飞知道么？”

钱洁摇摇头，沧桑初显的姣好脸庞上有一股坚定和执着：“我想这也是他心中的愿望，只不过，他怕伤害到我，才不把心意吐出来。”

汪人龙瞅着钱洁五官端正的脸，想象得出，钱洁年轻时代，也是一位小家碧玉般的江南女子，要不，方一飞也不会那么快地把与蒙香丽的恋情埋葬。

不知为什么，在汪人龙的心目中，蒙香丽一定是位美貌村姑，梳一根粗黑的大辫子，走路时有一股袅袅娜娜的天然姿态，浑身上下散发着清新沁人的气息。

汪人龙拿起小勺，搅了搅咖啡又放下，说：“现在，办了内退手续的季文进、公安缉毒大队长应力民、中等职业学校校长丘维维和她丈夫安康青、刚刚退休的罗幼杏，还有一个知青的女儿白小琼和在临近公社插队的二三十个知青，都表示要参加重返第二故乡的活动。出发之际，我会请大家一同帮忙，利用我们各自和当地的人脉资源，打听蒙香丽这个人。这个当年的小姑娘……”

钱洁笑了一下：“如今至少也该到中年了。”

“你放心。”汪人龙表示明白钱洁的意思，至少人到中年的女性，肯定已有自己的家庭、自己的人生，无论她仍在农村，还是在乡场上，抑或是进入城镇，她在寻找她的过程中，都会谨慎小心，不事声张，并且尊重她现在的意愿，“如果寻找到她的行踪，我会先约她出来谈一谈，看看她有没有和方一飞见面的念头。”

钱洁信赖地对汪人龙点点头：“她要是愿意，你可以请她直接打电话来，我马上安排她和一飞通话。”

“我理解。”汪人龙感觉得到钱洁迫不及待的心理，为使她放心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，“做一点生意，我在省城里还有几个朋友。到时我也会请他们一起帮帮忙。”

“太谢谢你了。”钱洁说着招呼服务员过来埋单，汪人龙没有让她付款，只是用眼角示意一下，沈迅凤离座迎着服务员向柜台走去。

走出上岛咖啡厅门口时，钱洁像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又脱口而出：“噢，我差点忘了。蒙香丽是个布依女，少数民族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汪人龙一点不陌生，“我在山乡时接触过他们，他们很爱干净，男男女女天性耿直率真，喜人好客，爱唱山歌、爱吹木叶，那个《好花红》的旋律，我都会哼几句，好浪漫的。他们最痛恨不过的事，就是虚伪、奸诈、蒙骗。”

钱洁回头望着汪人龙：“你了解得比我还多，我就拜托了。”

握手告别后，钱洁仍客气地站在上街沿，等着汪人龙和沈迅凤发动起车子，驶出停车场。奥迪车的反光镜里，看得到车子开出了一段距离，她仍在朝车子远去的方向挥手。

二

路灯的光影里，车流长长，车灯眨眼般闪烁着。

奥迪车隐在各式车辆的河流中，不疾不慢地驶去。

到了十字路口，一个小拐弯，汪人龙把车驶进了一条僻静的马路。路旁的林荫浓密，路灯的光让绿叶遮蔽着，人行道上幽暗一片。马路上的光线也柔和多了。

车速快起来，沈迅凤把手放在汪人龙的手背上轻轻抚着说：“没想到，你们去插队落户的这一拨人，还出情种呢！”

汪人龙只侧转了一下头，没答她的话，照样开他的车。沈迅凤的手移到汪人龙的膝盖上，前后抚摸着：“我说得不对么？”

汪人龙明白，沈迅凤是在暗示他和她之间的关系。不过，此时此刻，他没心思考虑这一层关系。钱洁所说的，在人世间没多少天可活的方一飞的忏悔心理，搅得他有些心烦意乱。

是啊，住在老式公房里的平头小老百姓方一飞，身患重病，穷得几乎一无所有，还有这么一份坦然面对往事的良心，还敢于面对自己现在的妻子，讲出不堪回首的往事，讲出自己当年的卑鄙、自私和怯懦，而他呢？

自己呢？

在社会上，在知青这个群体中，他是佼佼者，不能和身居高位的那几个知青比，也不能和声名赫赫的那些知青比，但是在一千七百万上山下乡知青中，他肯

定是排在前一万名知青中的，比他差的，比他不如的，足有一千六百九十九万。就冲着这一点，他活得潇洒自在，他开着一家不大不小的古玩店，经营多年，圈子内外都有一点名声。他处事低调，走进他古玩店逛几回的客人，猜不出他的身份。有人说他身价过千万，他淡淡一笑，说声哪里哪里，你过奖了。有人当面问他，浸淫得那么深，圈子里的那些朋友，有时候过一件货，就是几十上百万，估摸他早就是亿万富翁，他更是连连摆手，说我干这一行，纯粹是个喜欢，从小就喜欢，钱不钱的，置之脑后。故而就是他贴身的助理和情人沈迅凤，和他交往几年，也不晓得他究竟有多少财富。这或许也是他始终能在沈迅凤面前保持一贯魅力的原因。

他活得自得其乐，无忧无虑，可是近几年来，他的心头时时掠过一些无端的烦恼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，曾在桂山脚下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们，每人交一百元找了个中学食堂搞聚会，顺便聚个餐，他心头一热也去了。碰到三四百个相识和不相识的老知青，看见当年的风华少年现在不少人已是白发满头，皱纹满脸，他的眼前顿时浮现出沈迅宝的模样来。是啊，他们这些人，有出息的和没出息的，风光无限的和活得尴尬的，都通过不同的渠道回来了，回到了上海。而沈迅宝，他的赤屁股兄弟，他无话不谈的朋友，他的同班同学，却永远地留在了那块土地上，再也回不来了。他的坟头有人献花吗？那块碑如今还像刚竖起来时一样么？汪人龙承认，他有很长时间没有想起沈迅宝来了。于是他借着那天聚餐时的酒兴，邀约有此心思的知青，做一次“重返第二故乡”的活动，为他的好兄弟沈迅宝去扫扫墓，同时也看一看那块当年洒下过不少人汗水和眼泪的土地，并去游览一下如今名声很大的客过亭景区。不料现在又节外生枝，多出一件事来，要为钱洁寻找方一飞当年的小情妹。

一滴泪糊湿了汪人龙的眼睛，他来不及降低车速，伸手拂去眼角的泪。

奥迪车往旁边侧了一下，一辆别克车开着雪亮的大光灯迎面直冲而来，晃得汪人龙头晕目眩，别克几乎从奥迪反光灯旁擦身而过，半开的车窗外，清晰地传来飞身而过的别克上一声斥骂：“寻死啊，逆向行驶！”

汪人龙从沉思中回过神来，放慢了车速，这一差点与人相撞的惊险瞬间，他已出了一身冷汗。

沈迅凤也察觉了他的异样，连声催促着：“停！你停车，我来开。”

车速慢下来，奥迪停靠在路旁的自行车道上，沈迅凤打开车门，绕到他这一

边,拉开了他的车门,说:“你坐过去,我来开。”

他愣怔了一下,移坐到副驾驶位置上。沈迅凤坐上驾驶位,发动车子的同时,瞅了他一眼:“你这是怎么啦?失了神一般,那个女人叫你想起了啥?”

奥迪车又开上了马路,汪人龙说:“想起了你哥沈迅宝。”

“你又想他了。”沈迅凤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回答,说话的口吻有点意外,“算了,连我父母都承认了这一事实,已习惯了迅宝的离去,你就别添此烦恼了,想开点吧。”

说着,沈迅凤还把手伸过来,感激和安慰般在他膝盖上拍了两下。

奥迪车没跑起来,缓缓地开出没多远,悠悠拐进了一条弄堂。

翕着眼沉思的汪人龙诧异地问:“这么快到了?”

沈迅凤“扑哧”一声笑了:“到了,到了我的住处。你忘了,这里的一室一厅,还是你买下的呢!我看你失魂落魄的,上去坐一会儿吧。”

汪人龙眨着眼,朝车窗外望了一眼,也认了出来。这是他和沈迅凤相好以后,为方便幽会,在二楼上买下的一处房子。名字写的是他,房门钥匙交了一套给沈迅凤。事实上,小屋里的一切,都是沈迅凤打理的,大到床上用品、书柜书桌、窗帘沙发,小到日常用具、扫把拖鞋、茶杯牙刷都是她买的。他来得不多,只在两个人都感觉到那种需要时,他们才到这儿来一次,尽兴地欢娱和享受一番。每次都是她先来一步,做些准备,而他往往在约定的时间前后,才走进小屋。像今天这样,临时起意,双双一起来,这还是第一次。

当时在这一地段把房子买下来的时候,不过花了二十几万。这些年,上海的房价连续往上跳,沈迅凤说去附近的中介看了,同样一套房子,挂牌价已到了八十多万,翻了几倍。汪人龙虽然不炒房子,不过他听了,还是挺有成就感,觉得自己慨然将房子买下来,既方便了他和沈迅凤,又赚了钱,多了一处小产业。

两人一起上了二楼,进了屋门,房间里幽雅安宁,有一股静谧的氛围。沈迅凤张开双臂,就把他紧紧地抱住了。

汪人龙捧着沈迅凤的脸,和她有滋有味地接了一个长吻。沈迅凤不美,但汪人龙喜欢的,就是她那股热辣辣的劲头。

亮了灯,汪人龙环视着收拾得一尘不染的屋子时,沈迅凤走进卫生间,熟练地打开热水器,朗声说:“我都打开了,你先来洗,我开窗透气,铺好床再洗。”

在浴帘后面，汪人龙舒心地让温热的水喷洒在自己的胸前背后，他健壮硕长的身躯让热水一淋，浑身的血液奔涌起来，血管也随之舒张开来，感觉到阵阵惬意。沈迅凤的提议还是对的，他身上压抑着的忧郁和疲惫，缓解多了。

“水温正好么？”随着沈迅凤亢奋地一声发问，浴帘“哗”的一声被掀开，透过蒸汽水雾，汪人龙愕然看到，浑身赤裸的沈迅凤一迈腿，走近了他的身旁。

汪人龙的双眼瞪得溜圆，盯着她胸前一对饱满得沉甸甸的乳房。

沈迅凤举起手掌接着喷淋四洒的水花，一偏脑袋，不无娇嗔地问：“没见过吗？”

汪人龙不由地伸手抚住了她的乳房，轻轻摩挲着。

“真舒服！”沈迅凤陶醉地感叹着，将湿漉漉的脸庞整个儿贴在汪人龙胸前。沈迅凤四十上下，不胖不瘦，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，近年来生活安定了，她的脸上光彩照人，一丝儿皱纹也找不着。见过她的人都说，她只有三十四五，比实际年龄年轻。她则坦然地对汪人龙道，这全是汪人龙的缘故。没有汪人龙的帮助、提携，就不会有她的今天，也不会有这一份笃定泰然宽裕得无忧无虑的日子。故而她一往情深、死心塌地地爱着汪人龙。在她面前，汪人龙充满了男子的自尊和豪气，内心获得极大的满足。每次两人待在一起，都能达到男女间难得的水乳交融般的幸福感。这也是两人间的情人关系得以长期维持的原因。

汪人龙把沈迅凤紧紧地搂在怀里，两人的嘴在喷洒的水花水珠帘中胶着般紧贴在一起。汪人龙摩挲着沈迅凤溜滑细腻的脊背，沈迅凤出其不意地抓住了他，把他引进了她的身体。

一阵眩晕和迷醉般的快感在汪人龙赤裸的全身上下弥散开来，两人紧紧地贴在一起，任凭温热舒爽的水沫喷洒不尽地自上而下洒落。

像梦。

三

橘红色的小灯开着，把卧室营造出朦朦胧胧的气氛。这是一种节能灯，只有一支光，开一千个小时才费去一度电，既制造了一股幽雅宁静的氛围，又十分经济。这种主意只有沈迅凤想得出来。上海人选购这种灯，多半会买白色的，用来

安装在楼梯转角、小孩卧室、夜间的卫生间里,使得漆黑一团的夜晚有点儿微光。而沈迅凤偏偏选这种橘红色的,小灯一亮,整个卧室顿时有了股浪漫气息。

枕边传来她的微鼾,像呼吸,又似满足之后的轻喘,一对歪到半边的乳房,随着她的微鼾波动起伏着,鼓起来又垂下去,十分诱人。

她就是这样,做爱的时候疯狂得像一头不顾一切的小豹子,非达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不可。而当达到了高潮以后,渐渐就会如潮水退去般,平静下来,没多一会儿,就会进入酣睡状态。她说这里是另一个家,睡在家里的床上,她感觉踏实。

疾风骤雨般的做爱以后,在几分钟里,汪人龙同样感觉到一阵身心俱畅的满足,脑子里一无所想一无所感。他会喝一口沈迅凤事先泡好、这会儿已温凉下来的茶水,这一口茶水的滋味,在他看来比任何玉液琼浆还要美。依在靠垫上,点燃一支烟,徐徐地吐出几口烟圈,噢,他觉得这是成功男人最美妙的享受。

小区外的马路上时有鸣得过响的喇叭传来,更映衬出卧室的安静。

刚吸了半支烟,思绪重又回到他的脑际。心满意足睡着了的沈迅凤微噘着嘴唇入睡的神态,像极了她的哥哥沈迅宝,汪人龙自小一起长大的伙伴沈迅宝。迅宝睡着了也是这副神态。

汪人龙胸际掠过一瞬间的悸动,他亲如兄弟的伙伴沈迅宝。直至如今,迅宝、迅凤兄妹的父母,所有桂山山麓插队落户的知青,包括当年参与处理迅宝后事的上海知青慰问团的干部们,都认为迅宝是被武斗的流弹击中,夺去了年轻轻的生命。事实确乎也是如此,他俩相约着同去省城看病。汪人龙被火灼火燎般的牙痛折磨得几天睡不好觉,公社卫生所和大队的赤脚医生只会给他配去痛片,他就是一次吃几片也不解痛;沈迅宝则是因水土不服发风疹和拉肚子。上海来到山乡插队落户的知青们,无论男女,都会碰到因水土不服发红肿的风疹块和拉肚子,一般知青,吃一点苯海拉明,吃几次黄连素片,都能忍受风疹块的瘙痒和止住拉肚子,唯独沈迅宝,拉肚子总是止不住。于是两人相约着,一起到省城第一人民医院去看病。汪人龙看牙科,沈迅宝看内科和皮肤科。无论是大队的赤脚医生,还是公社卫生所都说,省一医是全省最好的医院了,你们这种病,省医会有办法治。他俩到大队革委会主任那儿去请假,也是这么说的。

迅宝被流弹打死以后,大队的赤脚医生、公社卫生所、大队革委会主任,还有其他知青伙伴,都以不约而同的旁证证实,沈迅宝是请假看病在省城武斗中不幸

遇难的。大伙儿这么提供旁证，大伙儿也这么安慰一脸歉疚的汪人龙。

故而汪人龙除了在沈迅宝辞世不久的一段时间，有过一阵自责和懊悔之外，时间久了，便也渐渐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一残酷的现实。况且他自始至终参加了沈迅宝后事的处理，做了特别有利于沈迅宝的证明；况且他发迹以后，二话没说收留了下岗的沈迅凤，给她在自己开的公司里安排了很好的职位，并且开出不菲的工资，以至沈迅宝父母和迅凤一家人，都对他感恩不尽。

可在他的内心深处，他为啥还会浮起莫名的不安呢？

沈迅宝是陪伴他去省城看牙的。至于他身上发风疹块和拉肚子，是他为获准请假找出来的理由。他去向大队革委会主任请假时，听革委会主任说省城里很乱，武斗已经发展到了开枪放炮的程度。沈迅宝怕主任不准假，还撩起自己的衣袖，让主任看他手臂上一块一块的风疹。主任这才准了他的假，还自圆其说道，你陪着汪人龙一道去，两个人有伴，也好。

走出主任家院坝时，沈迅宝在寨路上转过脸朝汪人龙龇着牙一笑，还用上海话轻声说了一句：“我装得像哦？”

汪人龙赞许地道：“阿乡根本弄不清爽是真是假。”

只有他知道，他们床对床睡在一间茅草屋里，沈迅宝身上的瘙痒期，已经过去了。那些因水土不服而发出来的风疹，总要等一两个星期才能彻底退去。而拉肚子，完全是沈迅宝愁眉苦脸装出来的，大队主任怎么可能检验他是真拉肚子还是假拉肚子？

对汪人龙最为有利的是，上一周沈迅宝确实拉过肚子，去找赤脚医生要过几包黄连素片，其实他只吃了一小包黄连素片，就止住了泻。汪人龙还劝他说，止住了泻，就别多吃了，多吃黄连素片对身体不利。

那几包吃剩的黄连素片，事后被汪人龙藏了起来。他有腹泻症状时，还找出来吃过，多余的送给了其他知青。

这些细枝末节般的真实情况，只有汪人龙心中清楚。他不对人说，没有第二个人知晓。真正是天知地知，唯有他一个人知道。

沈迅宝是出于对他的友情，又怕他独自一个人到省城去出什么意外，陪伴他到省城去的。

谁能预见到，意外偏偏发生在他身上呢？

那一趟旅程，是汪人龙一辈子永难忘怀的旅程。他和沈迅宝请准了假，双双来到赶场的街子上，搭乘开往省城的班车。正常情况下，班车在午后的十二点半到一点之间会路过桂山街，可那一天，场都散了，四乡八寨到桂山街的乡亲们做完了买卖，捎买了一点盐巴、酱油、针头线脑，都挑着空箩筐、背着背篋回转去了，连贪恋地在街上玩的男女知青们，也呼伴结群地回各自插队的村寨，看见他俩仍无奈地在街口等候招呼车，都要招呼一句：你们还没去成啊！

直等到夕阳西斜，他俩都准备不再去时，班车摇摇晃晃地在半山公路上出现了。

司机解释说，省城里两大造反派“3·13”和“6·26”在武斗，各自占据了山头、楼房和险要的有利地形，开枪、放炮，打得十分激烈，有传言说连坦克都开上了马路，把另一派用公交车、卡车垒起的街头堡冲了个稀里哗啦，连柏油马路都给坦克压出了齿痕。客运公司打来电话，让班车在县城里等候，不要在武斗打得凶的时候开进省城。直等到中午，说两大派开始谈判了，谈判期间不开火，客运公司让各地的班车赶紧发车，把客车开回省城，开进车库里去，等武斗彻底平息，才能恢复行运。换句话说，今后两三个星期，全省的班车都将停止行运。

汪人龙和沈迅宝看见客车上总共十来个客人，顿时联想到，到省医院看完了牙齿，没有了客车，他们怎么才能回到桂山来？这桂山地区，长途客车可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啊！

客车在山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，在开上挨近省城的柏油马路时，还遭遇了一次检查，臂上戴着“6·26”造反派红袖章的队伍拦住了客车的去路，勒令车上的每一个人下车接受检查。汪人龙和沈迅宝幸好带着大队开具的知青证明，才得以过关。拿不出身份证件的两个乘客，被造反派扣了下来。

客车往省城方向疾驰而去时，司机回了一下头说：“售票时我不是问过你们吗，带好身份证件了没有？那两个人都说有，我也没验看，这下好了，让那些提棍拿枪的‘6·26’关进去，轻则抽几个耳光，重则挨一顿打，那是少不了的。”

汪人龙和沈迅宝交换了一下忧心忡忡的目光，他俩不约而同地感觉到，这趟看牙的旅程，是不会轻松的了。

客车开进三桥，又下去了三四个乘客，他们说城里很乱，就在城边的小旅馆里宿一夜，明天早饭后再进城。

客车驶进省城的马路上，汪人龙和沈迅宝瞅着省城的万家灯火，再看看车内，连司机在内，一共才七个人，不由得有一股凄清之感。有乘客问，师傅你这车开往哪里？

司机说客车总站，离这不远，拐两个弯就到。你们全在那里下吧，那里安全点……

话音刚落，“砰砰”两声枪响，司机一边打方向盘把车往楼房的阴影里开，一边大惊失色地吼着：“趴下，都给我趴到座位底下。”

汪人龙吓得身子一缩，趴到了座位下头。沈迅宝却没动，还往车窗外远远近近亮着灯和没亮灯的楼房顶上张望。

司机从反光镜里看到，又一声疾叫：“你找死啊！枪子就是朝这辆车打来的。”

说完楼房顶上又响起了几枪。

这是汪人龙长到二十来岁，第一次听到真正的枪声。在这之前，他只在公园门口听到气枪射击的“噗噗”之声。他躲在座位底下，吓得四肢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

司机无端吼出的话，无意中不幸而言中。

第二天，依稀听见省城里武斗的枪声还偶尔“砰砰”地响几下。这是他俩第一次来到省城，碰到了武斗就没心思四处逛逛了。突然，不远处一阵枪响，一颗颗流弹“嗖嗖”飞过来，走在前面的沈迅宝应声倒下。汪人龙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，片刻，他醒过神来，急忙扑过去俯下身抱住沈迅宝大叫道：“迅宝！迅宝！”

沈迅宝疼得皱起眉头，嘴巴和鼻子都扭曲着。他腹部的鲜血直往外涌，头部的血也热乎乎地淌到汪人龙的胳膊上。汪人龙急忙脱下上衣堵在沈迅宝的腹部。

沈迅宝的脸慢慢舒展开来，身体也有些软了。突然，他那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闪出一束明澈的光，他深沉地望着汪人龙，似要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。慢慢地、慢慢地沈迅宝永远地翕上了眼帘。

手机铃声打断了汪人龙脑际浮现的往事，他从床头柜上拿起手机，按接听键的时候，目光是模糊的，这才察觉到，回首往事的时间里，泪水不知不觉噙满了他的眼眶。

他把手机放到耳边，轻轻“喂”了一声。

手机里响起带一点官腔的应力民的声气：“汪人龙吗？我应力民。”

“缉毒大队长，”汪人龙稍提高了点嗓音，“你的时间能定下来了么？”

应力民道：“我给你打这个电话，就是告诉你，从下周起，我获得半个月的休假，你出发的时间可以定下来了。”

汪人龙笑了：“那好，我们初步就定在下周出发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行。”

汪人龙答道：“爽快，我马上联系其他人。定下了具体日期和航班，我再通知你。”

应力民是这拨准备重返第二故乡的老知青中，最有身份和地位的在职干部了，虽说老知青们相聚，不强调身份地位，但是汪人龙内心深处，始终对声名赫赫的缉毒大队副队长应力民，怀有一份敬意，另眼相看。这不仅是因为他目前所任的职务，而是因为他明白，抓毒贩这活儿，是玩命的活，随时随地都会把脑袋贴上去的。

挂断手机，汪人龙看见沈迅凤在朝他微笑，沈迅凤眨动着那一双黑白分明的、像极了沈迅宝的眼睛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睡着了，把你撇在一旁，对不起。”

汪人龙看到沈迅凤的双眼，不觉一怔，心头一热，把她搂了过来。这女人就是这样，虽然性格泼辣，做起生意来说一不二，爽爽快快，但在对待他时，总显得善解人意，和他贴心贴肺的。也正因为此，他们虽然各自都有家庭，但两人间的关系却总是维持在一定的温度上。

沈迅凤的脸枕上汪人龙的大腿，一偏脑袋道：“这么说，下周就走了。”

“我再和其他人通一圈电话，”汪人龙坐直了身子，沉吟着道，“如果大多数人同意，下周就动身。”

沈迅凤翻身坐起来，挨着汪人龙的身子，说：“那我们走吧。这事儿，我还要跟爸妈说一下，看他们对给迅宝扫墓，有什么要说的。”

汪人龙心头一惊，脸上没显示出来，他笑容可掬地道：“对，你想得很周到，是该给伯父伯母说一下。”

“伯父伯母，”沈迅凤笑一声，“亏你说得出口。”